

尋訪花東地區生命原鄉

—四日田野踏勘記

李展平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員

前言

花東地區由於地形上升快速，山勢險峻，造成很多河階、海階及河口沖積平原，是史前人類集散地，亦是臺灣史前遺址發現較多地方。省文獻會以「臨界點」的參與，透過祭典儀式、繽紛的樂舞、樸素的雕刻、自然生態飲食等，進行一場文字、影像、對話、情感交融的互動，從微曦中迎祖靈。太陽伊娜的故鄉。巨石仰望。臺東史前博物館。跳脫官方文獻制約，各式各樣的田調報告，直接觸悟原住民內在的情動，分享老一輩懷舊、孤獨與感傷情境。

不諱言，隨著原住民歷史由晦暗走出，各種旅遊者，探險家和人類學者，分別以中、日、英、德、荷文字，以跨世紀影像和紀錄，建構百年原住民文化史料，本會修纂「原住民族群史」並由謝主委率員追尋原住民脚印，踏勘「太巴塌祖靈祭」認同之旅，學習作為一個原住民過程，故採報導文學手法，揭露一趟奇特的生命經驗。尤以面臨原住民史料、口傳歷史剝蝕流失快速，還原失憶的「歷史空窗」亦是本會責無旁貸職責。

• 在微曦中迎祖靈 •

自臺中—臺北—花蓮迄站；走出花蓮市海濱美景連一線，白燈塔開朗疏闊的停格在眼前，我們轉搭九人坐旅行車，在山海大地間奔行，沿途經吉安—壽豐—鳳林繞馬太鞍抵光復鄉四部落（東富村、西富村、北富村、南富村）形成的太巴塌社區，耗去近八小時車程，一行人在主委謝嘉梁帶領下，樸樸風塵於花東縱谷迴旋；久仰花東是臺灣最後的夢土，如今擁抱蒼綠群山，乾爽白雲沿東岸爬升，頻頻回首，在蒼穹海潮呼喚中，似追逐一個失去而復出的夢，恍惚在水光透明邊緣，建構人生夢景，歸泊心靈的港灣。

阿美族諸部落分佈於東海岸之狹長地域，各部落之地理環境甚為近似，有五社群及北中南三社群分類；五大社群為：南勢阿美，海岸阿美，秀姑巒阿美，卑南阿美及恆春阿美；另日人移川子之藏著「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」中，提倡北、中、南三群分類說。（註1）平時窩居市塵，忽見千萬年山海風景，如同夢幻人生裡的世外桃源：山海大地不只是花蓮世代子孫永恆襲產，也是臺灣人民經歷景觀破滅，污染浩劫後內心的「避風港」。

凌晨四點半抵太巴塌部落，漫步山徑上，叢生在樹梢的「鳥巢蕨」靜靜地在晨風中搖曳，隱隱透出些許的原始況味。阿美人趁天色幽暗，無分老中青少，紛紛各依氏族社會的領袖制與年齡階段盛裝出場，他們成群結隊的湧向 Shisa-

Kasakai 祭場，亦稱太巴塢遺址，目前大部份是果園、檳榔園、旱田、太巴塢阿美人將本遺址認為是他們祖先起源地，立有紀念碑及瞭望臺。

漫步社區道路，舉目，茅草搭建的牌樓書寫「太巴塢迎靈祭祖會場」來自各媒體、觀光客、及自發性阿美人的熱情參與，但見祭祀現場人潮湧動。傳說：從前有姊弟二人，和他們家人住在 Kalapananai 的地方，弟弟叫 Jalakan，姊姊名叫 dochu，突然海水來襲，將姊姊沖走，弟弟為追趕姊姊，才坐一枝打穀用的方木臼。結果沒追上而被沖到 Tsilagasar 的地方，遂登陸定居下來並結為夫妻。神話流傳：（姊弟）結婚後連續幾次生下大蛇、烏龜、蜥蜴、山蛙、夫妻倆悲傷逾常；有一天，天神來幫助他們，順利生下三女一男，成為該社祖靈來源。

約凌晨五時許，遠自海面傾瀉的天光（或日光）沿山岸投射而來，暗夜中有明晰底光影，石碑上刻有「阿美族祖先文化發祥聖地。遺址紀念碑。」遙望祖靈引來敞開蒼穹的一陣呼喚，晨曦，輝映東海岸素樸的大地，烙印在阿美人祖先奔躍過的土地溪河；部落正副頭目在主持人引導下，將備妥的豬肝、檳榔、米酒、粟米、生鮮綠竹筍、薯蓣等向祖靈祭拜；曾有媒體記者嘈雜，被主持人勸止：請尊重我們傳統祭儀，保持肅靜不要任意走動……

部落頭目周廣輝，副頭目陳萬順站在石碑前領頌祭詞，頌唱祖先高山荒野的歌，喝祖先飲用過泉水（今尚保有流泉），跳祖先流傳的舞蹈；據前任頭目黃萬全老先生告訴筆者：頭目是由長老會選出，有如下特權：一、穿紅色禮服，戴羽冠紅頭帽子。二、處理部落內事件。三、主持一切喪事喜

慶儀典，祭祀時免費招待酒、肉、餅乾等食物。但相對的，一任兩年期內，不得搬離部落，不得違法犯忌，否則罷免，如此分明的頭目權利與義務，是維繫傳統部落於不墜之主因吧？祭儀在太巴塢已延續多年，頭目手持權杖，頭戴蒼鷹羽冠，配上黑白相間如雨傘節的頸圈，猶似印地安酋長的扮相，頗有英姿煥發的威儀感。

他們在歷代頭目的傳承下，共同率子子孫祈禱：我們有一片翻湧的浪濤，一片共同追逐的山林田野，祖靈回來吧，保佑部落年年豐收。遙望祭場，每個人都在晨光中，回憶過往的歷史傳奇，只要他曾活過，他就在歷史的現場；我們不知經由文化的認同和自信，可否扭轉一個在政經上倍受壓抑的族群哀傷命運？一個會無文字紀錄的民族，是需要驚人記憶的。

參加太巴塢祖靈祭，雖不識阿美族母語，卻在充滿綠樹和原舞的吶喊中，感受他們的與世無爭，及粗獷生命力四射；原來在部落間自然競爭下，按人與人群擁有的影響力而分類分階，形成人為的社會階層，它表現在服飾象徵中，從顏色、款式、質地及圖案裝飾等，都成為人為的象徵符號，也具有隸屬階層的識別作用；透過祭儀神秘狀態，我看到原住民真實情蘊，它不但是族群情感凝聚，也是共同信仰中心，除個人謹言慎行以免犯忌外，更要全體一心，人神共歡、族群同樂，強調「合境」的群體性格，在當前社會劇變中，祖靈祭分別從社會、祭儀兩方面提供諸多活動，重新喚起阿美族歷史記憶及潛藏在生活底層的節慶經驗，有助於解除現代生活疏離感，同時經由原住民的祭歌——神話，也許更能建構族群意識和歷史經驗的起點。

• 太陽伊娜的故鄉 •

伊娜是阿美族人對母親的稱呼，阿美族的母親是太陽，父親是月亮……筆者第一次得知：太陽之子——太巴塽。內心有極大的困惑，曾百思不解自作聰明的分析：太陽是日本國的民族圖騰，太陽之子恐受皇民化教育的影響。趁著抵臨太巴塽社區，急著求教當地長老，始知自己的妄自猜測。

阿美族系母系社會，傳統家長由女性任之，易言之，母或長女為家產管理兼承繼人，贅夫採從妻居，從事生產勞役，並教育子女之義務。到了民國六十年代始轉變父系家族佔優勢的局面。另阿美神話曾經流傳：守護神馬拉道和女神育有一子一女，男孩夫拉被命為太陽，女孩姬坦兒則為月亮。他們讓兩個孩子輪流照耀大地，滋養萬物。但夫拉生性疏懶，使得人間作息大亂，人們怨聲載道，馬拉道知悉很生氣，就讓姬坦兒取代了哥哥的職務，女性逐漸成為部族社會重要力量。

太巴塽氏族篤信創天地化自然，創造五穀之神——馬拉道（Matatau）視一切生亡禍福冥冥之中均操在神靈，因此在用完早餐後隨轉至公廨，向創世神祭拜，隨後第十四年階級代表全村向酋長獻上農產品；太巴塽社區總體營造，不只希望提振族群文化，他們在多變世態浪潮中，仍堅持留給後代珍貴文化遺產，註定是口枯井。部落前頭目八十七歲的黃萬全說：為本次祭典，從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，部落不得吃魚肉，不得讓腥味近身。故青少年在年祭前，露宿山上採藤心、秋葵、野生苦瓜、鳥巢蕨、黑甜菜等，他們巡行在暗夜之中，與大地共寢，呼吸山海聲音。「下午飯的菜」就在

清貧素樸的野味中完成，印證：阿美族人與自然的深厚感情，從草根尋找生命力量。透過封山禁屠、禁曝等齋戒，從外在的身齋開始，然後逐漸向內以達到心齋的潔淨效果。同時讓平常賴以生產的土地及勞動者徹底休息，待百工休息後，轉而將其精神完全投入奉祀、服侍祖靈工作中，使全社區洋溢慶典的喜悅氣氛。

• 敬老尊賢迎賓舞 •

從太巴塽國小瞭望，右邊是海岸山脈，左側是中央山脈，彷彿兩道綿延起伏的綠色臂彎，守護著靈秀的光復鄉，許多離鄉的阿美子弟，像浪游的星辰，從天涯海角，都會漁港的漂泊中，翻山越嶺也要奔回故鄉底懷抱，讓疲倦的遊子都假在故鄉棲息／讓袒露光滑肌膚／狂奔呼喊／一片退走的沙灘，鄉愁原是最貼切的感動。

午后，在太巴塽國小廣場上，老中青少族人著鮮麗服裝登場，對著熟稔山林，傳遞溫熱的海誓山盟，使漸行漸遠的腳步，回歸故鄉泥土上；主委謝嘉梁為呼應內心感動，請求穿戴傳統服飾，不分彼此，隨著歌舞聲，沉醉在太古夢境，重溫山水曠野的自然律動，在共同的仰望裏，彼此都是一滴一滴藍透的海水／彼此都是一重重青翠山巒，呼喚無盡希望。忽見，部落青壯階級，用竹竿、籐椅搭成的「坐轎」，抬著長老黃萬全等人繞場一週，一方面表示族人尊老敬賢，另一方面也對前任頭目的禮遇，尤以在都市倫理逐漸解體時刻，自認文明的大漢沙文主義，屢見知識份子藉各種理由拋離父母，拂逆父母，我們在東海岸山鄉，發現兄友弟恭的人倫，給我們最好的反省借鏡。繼老頭目下轎後，兩位羽冠高聳，

虎虎生威的現任正、副頭目，正由一群青年攙扶遊走四週，如此的示範教育，不知能否碰撞僵硬如鐵的心靈？深信：阿美人經由儀禮而進入非常時空中，經由宣教的長老再肯定自我，且社區意識由祭祖祈福的普遍參與，獲致一次較大的凝聚、整合，成為一個新的命運共同體，解除濁世的殺氣、穢氣的生存競爭，我們發現：祭典是一種媒介，靠著它始能和深沈的自己對話，或傾聽內在聲音。相對之下，漢人的歷史記憶深受文獻記載限制，改變常需由「學術探討過程」如今有機會親炙花東縱谷的「太巴塌歌舞祭」深諳：跳舞不再是訴之亢奮的肉身運動，而是族群的尊嚴，文化的價值，心靈希望的總體呈現。

阿美族由於沒有文字，以致無法一把歷史文化紀錄下來，惟有以象徵性活動來表達感情融合，以年齡階級組織來發揚尊老敬賢固有美德，省文獻會為彰顯其文化智慧，全面修纂原住民族群史，建構綿延不盡的文化生命，主委謝嘉梁表示：本會自八十二年起至八十七年止，委請中研院民族所撰修原住民歷史，為他們重構生命圖像，整編、搭建他們日漸消失的歷史網絡。

• 巨石仰望 •

八月二十二日下午。陽光赤熱的垂照岩板上，多少歲月風風雨雨流過／多少青春伴著枯葉飄落／多少月光蒼白身影走過？一九二九年鹿野忠雄自後山一塊高聳的舞鶴臺地，撞見三根立石柱，似一隻倔強的公雞，站在孤高草堆上；遠看，挺直的立石矗立山巔，像一座莊嚴的觀音，冷眼俯視人間風雲變幻。它即是學界熟知的：掃叭遺址位於瑞穗鄉舞鶴村

掃叭臺地北側，臺九號公路邊。（註2）。列為國家三級古蹟，如此大型的直立石柱現存二根高約四公尺，孤傲地挺立地表上，除了印證百代過客遺跡外，它承載文化背景及器物的表徵，易言之，一個考古現場可藉悠久文物本身，來傳達歷史的片面真實，喚起觀賞者感情。古有：羊公碑尚在，讀罷淚沾巾的千古餘情，同樣遺址公園的有機展示，使觀眾在歷史環境中來理解歷史，還原歷史情境。

當一行人來到掃叭文化遺址，天空仍藍得空靈悠遠，瞬間，孤立於滿山茶園的石柱，如同先人的「替身」，站成天地的高度，讓心頭的岩漿冷凝，讓身上的滄桑凍結，讓海鷗幾番前來盤旋，彷彿在等待什麼？彷彿要挑戰什麼。巨石的仰望，終於在顫慄中，像老漁人一雙風乾眼睛，沒有人瞭解、哀憐。百年前日本學者鳥居龍藏來到卑南遺址，留下最早影像記錄，繼而鹿野忠雄報導了當時有數不清的巨石柱豎立地表上，後來到此墾拓種釋迦果園的漢人，整地中扳倒許多石柱，如今僅見「月形石柱」逐漸淪為稀有族類了，隨著東海岸山脈遠處風雲聚散，沒有爭執／且變幻不同景象／卑南遺址已列為第一級古蹟。

巨石文化即「麒麟文化」，主要分布於泰豐鄉水璉到東河鄉都蘭間，海岸山脈及泰源盆地內，僅光復鄉太巴塌遺址位於花東縱谷內。這文化特色發現：成群人工雕琢的大形石造物（巨石）包括：岩棺、石壁、單石、石輪等類型；考古學家推測，這些加工巨石也許跟祭祀有關（註3）可能源自中南半島的巨石文化，與卑南文化約略平行的新石器文化，距今約三千年左右。據凌純聲氏研究，臺灣巨石文化，不僅與老撾和柬埔寨有連繫，且與四川古代見於《華陽國志》的石

筍和石棺同源。凌氏指出：他在四川理番縣佳山寨曾親自挖掘和臺灣墾丁同樣的岩板石棺、石珠及耳塞。巨石文化層與原東山文化層，都是金石併用的文化觀（註4）。

筆者於一九九七年八月走訪日本千葉縣「國立佐倉歷史民俗博物館」發現一口巨大石棺，據文獻載：這些大首領的墓及規模稍次的大型前方后圓墳，使用的石棺，與近畿地區屬於大王級古墳使用石棺完全相同，證明：南島民族與中原文化關係密切，與臺灣卑南文化、麒麟文化同質性亦高。

• 參觀臺東史前博物館 •

八月二十二日下午，謝主委率同仁拜訪史前館，在聽完精緻簡報後，我們一行登上卑南文化公園瞭望臺；遠眺都蘭山，塊狀雲朵、海岸山脈、原始闊葉林。大哥的故鄉——綠島（火燒島）赫然出現，一覽無遺的海灣、浪花只有留給漂泊的風和大哥，留給綠島小夜曲了。

一群人置身於迴旋瞭望臺上，恍若回到夢中輕歌，原來山林水澤的擁抱，田野的停、看、聽，正是生命歲月的造型。反身觀看三座現地保存的石板棺，據該館資料載：三座石棺形制和低海拔河階地發掘的石板，同屬卑南式的石板棺，由於長期受山坡地沖積土層壓擠，棺板都產生扭曲斜滑的嚴重變形，石板風化剝落不全。根據石板棺尺寸推斷，死者都是成年人，從出土陪葬品位置研判，死者埋葬時頭朝南方，脚指向北面的都蘭山，是卑南文化普遍葬俗。據知：屬「南島語系」的泰雅族、布農族或平埔族（含九族）他們都採「蹲踞葬」，即在人斷氣之初，即加以捆綁成蜷曲狀，以坐姿埋室內；然而這種埋葬方式卻與太平鄉望山文化工作室白棟

樑發現大異其趣；關刀山石棺群乃採「直肢葬」平躺式，其尺寸也與現今木棺相似，可惜「關刀山石棺群」被排除於古蹟門檻之外，自始至終都未獲得政府應有重視，成為棄兒。（註5）

負責解說的研究員林志興表示：卑南遺址總面積約八十公頃，重要部份至少有三十公頃，自六九到七十七年間進行十多次挖掘工作，發掘出土的有一千五百多座墓葬和數萬件陶石器，國內外學者咸認是臺灣新石器晚期一個十分重要代表性遺址，亦是沿太平洋與南亞規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遺址（註6）。於民國七十九年成立「史前文化博物館」，採現地保存的野外文化層，傳遞古今文化訊息，使區域的歷史真正變成多元族群文化延續、演化與互動的歷史。

熱心的林志興研究員，在泥土與石器的聯結網，追索先民移墾聚落的歷史見證，作為推廣教育場所；記得宋省長在中研院原住民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詞指出：牢記老師羅香林的啟示「臺灣的歷史在地下而非地上，臺灣的歷史在田野而非書齋。」觀照史前址的大自然演育，人是屬於土地，而不是土地屬於人。唯有透過歷史的記憶與認同，才能認同生長土地。宋省長的勉勵，讓我們的眼光不只放在目前狀態，而有了更深邃視野；如此族群融合，交織展現各時代的習俗生活，具體表現歷史文化傳承。主委謝嘉梁特別在本會史蹟源流館規劃時，指示筆者秉持「歷史的闡釋」與「歷史情境」再生，讓館室承載集體性記憶的復甦，且富蒐集、典藏、展示、研究啟蒙功能，具有一種經常不變的歷史及文化指標象徵。並以「文化發展圈」及「同心圓」基點，兼顧區域認同的文化實踐，展示主題依序為：史前考古遺址——荷西、明鄭史

展示室——清朝領臺——日據——臺灣光復史——臺灣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資料室。藉以展現「島民生命韌度」、「追索歷史真象」，而卑南遺址的現地保存法，以歷史情境的再生來呈現歷史的真實感，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思考模式。

• 結 語 •

尋訪花東地區生命原鄉，由於地處臺灣邊陲，山海大地及生命禮俗（包括各族群歌舞祭）尚維繫原初的圖像，尤以系列阿美族祭儀，於東海岸土地串燒起來，把過往先祖的風華和廣漠的神話，讓族人以主體身份傳承舞動，重聚零碎、飄渺的山鳴谷應歷史記憶；省文獻會主委謝嘉梁、委員郭嘉雄、廖財聰、秘書廖志明、編纂陳文達、呂順安、組長黃宏森，及中時陳玉華記者、臺灣新聞報盧萍珊記者等一行人田野踏勘，企盼在政府鼓勵與媒體推動下，秉持多面相關懷與瞭解，重新審視被「忽略」的臺灣文化盛事，聆聽高山水澤律動，原住民朋友在高山都市進退失據，洞悉其歷史命運之憂歡，誠是筆者花東行最深「體悟」。

註 釋

註1：引自臺灣省通志卷第二冊第七四九頁。

註2：引自劉益昌副研究員著「田野調查暨田野發掘實施報告」第十八頁。

註3：引自「卑南文化公園解說手冊」黃國恩撰述「麒麟文化除巨石特徵外，文化內容與卑南文化相似」內文第六項。

註4：見宋文薰譯鹿野忠雄所著「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」凌純聲序文。參見王宇清，一九八五年〈講義彙編〉臺灣史蹟文化之尋根究底，頁二二—二四，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印。

註5：見聯合報八十六年八月五日鄉情版白棟樑「再見，石棺。」
註6：引自「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」，作者呂理政，第八頁。



太巴壠遺址前阿美人祭祖祈福場面。（攝影：李展平）



主委與太巴壠頭目合影。



祖靈祭後族人歡娛頭目現場。(攝影：李展平)



阿美青年抬著頭目表達尊老敬賢倫理



主委與太巴塢少女合跳迎賓舞



阿美青年拿竹筒酒沿桌敬酒熱情待賓主。(攝影：李展平)



筆者攝於「掃叭遺址」巨石柱前。



卑南遺址群月形石柱矗立平原上（攝影：委員郭嘉雄）



史前博物館三座石棺採現地保存。



採現地保存的卑南文化遺址。

